

(7) 短命的首相，协和稳定的社会

日本首相走马灯般频繁更迭，世人为日本经济不再辉煌后批量生产国家领导人的效率惊叹。然而，与今天风平浪静明天又台风暴雨动荡不已的日本政坛相比，几十年来日本社会却相当协和稳定，这与日本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有关。

日本各政党之间争斗的目的是权力，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角逐，在涉及国计民生的有关经济政策上并无天壤之别，不存在谁上台后通过改变财产所有权或发动政治运动来改天换地的土壤和环境，从而去除了发生大的社会动荡的可能。

经过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社会党、共产党等左派团体的长期斗争，社会主义国家人人平等的旗帜被进口到资本主义日本，并通过政党之间的争斗落实到社会很多角落。工会每年领导的要求增加工资的春季斗争使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职工工资能与经济增长率大体同步。1974 年物价上涨 24.4% 时，工会通过斗争竟把工资增幅提高 32.9%。合理的税收，长期的市场经济管理机制和较为廉洁的官僚管理体系使一攫千金的暴发美梦只能半夜做。其结果，贫富差距较小，“一亿国民均中流”意识在绝大部分日本国民中扎根，想仇富的人很难在自己周围找到目标。

各政党之间每天蹬着大眼和小眼搜刮对方经济、贪污受贿以及二奶问题（日本尚未引进三奶一词），以便揭露出来从而达到搞臭对方的这种机制带来了奇高的社会效果。老百姓凭着手握的选票甚致可以云游在政党之间为自己谋利，免去了缺乏专业知识的外行费劲搞“人肉搜索”的麻烦。在这种透明的竞争机制下，在政党之间互相攻讦的政治运作中，官员们每天扎紧腰带怕露丑，官场上人人自危，形成了日本政治舞台的长年动乱。而正是这种政争激烈的紊乱政治，才换来相对的基层社会稳定，人心的安定，铲除了滋生信任危机的土壤。

日本人称各政府机构为官僚系统，称属于各政党的政客为政治家。官僚系统与政党是一条铁路的两条铁轨，官僚系统作为行政部门长期来形成一种专业管理体制，稳定运行，不管是哪个党派上台都不会影响它的运作，包括地方政府部门。

笔者经常到区役所（请注意日本不称区政府，而是为区民服役的办事所在地）办事，曾碰到火气大的市民在营业窗口训斥市政府职员——“快点儿，怎么这样磨蹭，我都等了 8 分钟了……你还不想干了”，只见某部门负责人屁颠屁颠跑到该仁兄面前低三下四地解释道歉。去过日本基层政府部门（为了习惯只能翻译成“政府”）的人都知道，在日本办个户口证明缴税证明等一般情况下几分钟即可到手，日本的办事效率之高是世界公认的。

由于日本各行政部门办事的高效和热情服务，老百姓可能对执政党今天满意明天又厌倦，但对行政部门的态度基本上是“你办事我放心”。另外，日本一般市民与街坊邻居之间的交往较频繁，类似居委会的纯民间组织三天两头地向你提供各种信息，今天防灾防火，明天防蟑螂防猪瘟，总有各种机会把你纳入到小区活动。我就曾几次上街参加维持交通秩序，和邻居们晚上 10 点钟提着灯笼敲着梆子沿街喊叫“注意防火”（我差点将“平安无事喽”喊出来）。

多年来，日本老百姓一直生活在这种协和安定相互交往的环境中，万一重大灾害发生，人们淡定守序，互相帮助体谅，耐心等待，相信“组织”，相信会有人来帮助他们，也就水到渠成了。

国会议事堂内继续为新任首相可能存在的相当于几万人民币的资金管理问题（并非贪污）而唇枪舌剑，硝烟滚滚。明天说不定又有哪位大臣讲了什么错话而下台，且无缓期执行余地。日本正在运转的这种政体机制要求内阁所有成员必须是放在哪个部门都能踢得开的多面手，与政府官僚机构打交道的高手，有讲演才能又不口臭，且是廉政的楷模，婚前的处女。把日本政治中心的国会议事堂改变成为“精神文明建设”大讲堂，疾呼廉政的反贪局。

这种体制运用掌握不当也会使中央政府的正常职能发挥受到严重影响。菅直人在台上时人们对他“个人英雄主义”作风颇有微言，批评他因恋权而赖着不肯下台，为此，甚至出现过在野党提出对内阁不信任方案时，民主党内一部分人打算内部起义里应外合将菅直人拉下马的局面。但是，幸亏菅直人抓住马缰不松手，老牛加鞭在国会通过了《公债发行特例法案》、《特别国债发行法案》及《再生能源法案》这三项法案后才辞职，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为政权继承者下一步的灾后重建及各项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所以，日本现行政体，培养不出“我说了算”的强势首相，但浇铸出协和稳定的社会基础，造就了“地震海啸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大和民族，这是令人妒忌的一面。



国会通过三项法案后菅直人首相的离任鲜花



自诩为泥鳅首相的野田佳彦